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經會元卷一上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經會元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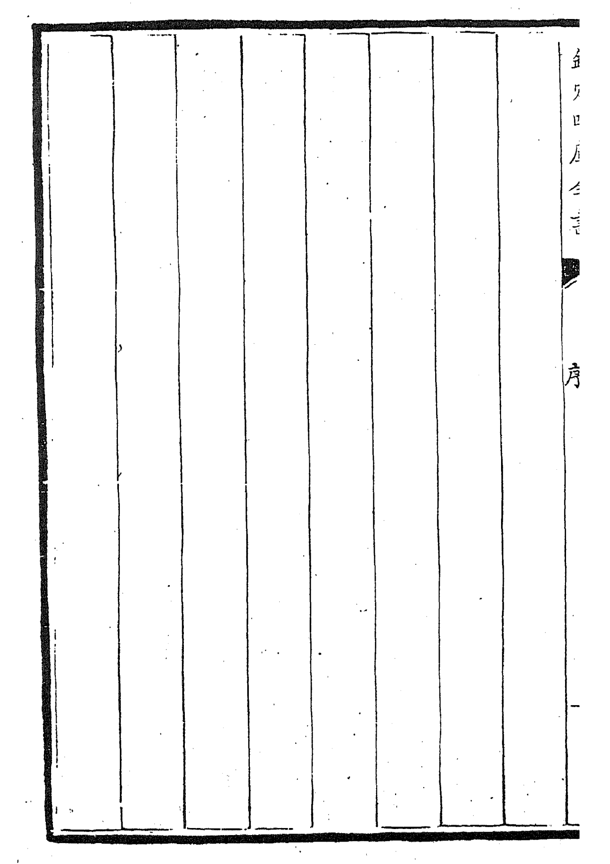
周官六典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然汩於漢儒之注疏使聖人之道千載不明宋之文明濂洛諸儒相繼以出易書詩春秋皆有成說周禮一經又得龍圖閣學士葉文康公會元而表章於世實可以緝濂洛之未備矣文康立朝正色與朱紫陽相友善則講貫之素有不苟然者余涖政之暇就其六世孫江浙提學廣居得其書而讀

之其出入諸經援引明贍比事漢唐考覈精詳一洗漢儒之陋誠有裨於治化者舊板之廢已久因重鋟梓以廣其傳吁唐虞遠矣後之言治者莫過周公求周公之治莫出於周禮有天下國家舍是無以法矣則是書之傳豈曰小補之哉至正乙巳中秋日榮禄大夫江浙行省右丞兼同知行樞密院事海陵潘元明序

昔周公致太平之跡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遠山川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經綸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為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欲肆其暴而惡六經為害已乃盡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掇拾殘編斷簡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卒未有以理為之折衷者河間獻王妄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盖亦陋矣故宋葉文康公生乎百世之下而

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隱括曲暢旁達事覈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附會之陋譬之美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公裔孫今江浙儒學副提舉廣居奉遺稾獻之江浙行中書右丞榮陽潘公公命刻諸梓且寓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為役而於禮也則願學焉既幸其後有人又嘉潘公之樂善不倦乃不辭而為之書至正二十六年歲丙午正月甲辰後學

臨海陳基序



禮經會元目錄

第一卷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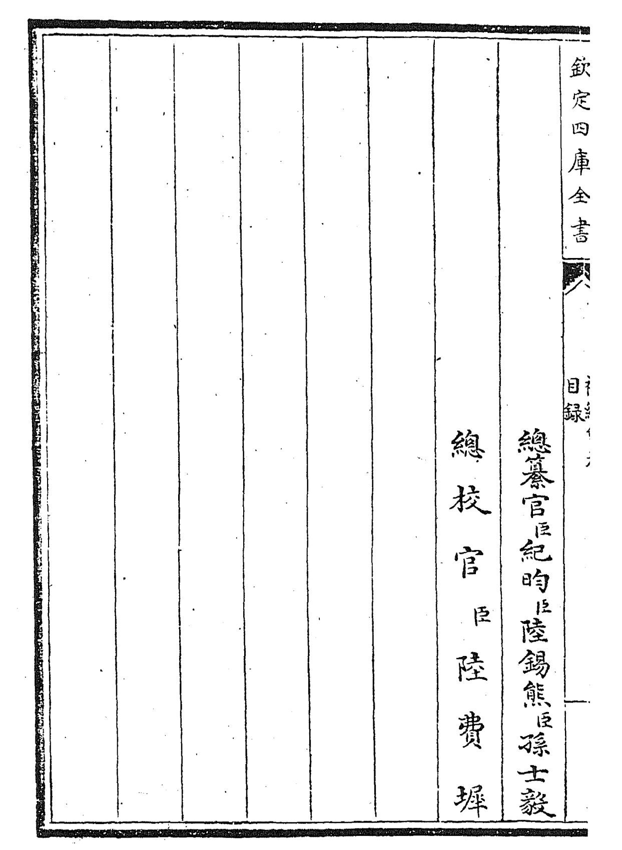
第三卷

第四卷

補亡

臣等謹案禮經會元四卷宋葉時撰時字秀發錢塘人理宗朝龍圖閣學士光禄大夫致仕卒謚文康是書名曰釋經而實不隨文箋疏但舉周禮中大指為目凡一百篇皆旁推交通以暢其說蓋取鎔經義以自成一家言者時與朱子友善深詆王安石新法謂程子所云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

度正為安石而發是固然矣至其言冬官不必補而詈河間獻王取考工記附周禮適以啟武帝之忽畧是經甚且以為壞周禮自鄭康成始皆過於非議古人未免自立門戶之習其他臆斷之處雖時有之然亦頗有深切著明可以施於實用者蓋時於經世之具嘗究心焉未可概以經生常業例也乾隆四十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禮經會元卷一上

宋 葉時 撰

禮經

知有聖人之治法當知有聖人之道法離道于法非深於周禮者也欲觀周禮必先觀中庸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禮儀三百經禮也說者謂

周禮是也威儀三千曲禮也說者謂儀禮是也二書皆周公所述也中庸言聖道發育萬物復歛而歸之禮儀威儀之中何哉盖聖人之道洋洋乎極於至大而無外優優乎入於至小而無閒周公所書雖曰制度文為之所在而聖人所以生物不窮與天並立者實出於其中是誠中而不偏之正道庸而不易之正理不如是烏足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也哉雖然有周公則周禮作有成王則周禮用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

人昔周公相成王兼三王之事監二代之文夜以繼日
坐以待旦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乗至治之法而先有亂
日之憂處極盛之時而逆為衰世之慮紀綱制度纖悉
必備於是乎周禮作焉君臣同德相與圖維以立政無
逸之規模而植立凫鷖既醉之事業以㕘蕭行葦之恩
意而講明洛誥周官之典刑精神心術亹亹忘倦於是
乎周禮用焉井牧始於黄帝而九夫經野之制備弼服昉
於堯而九畿分國之制詳典刑做於舜而五刑麗民之

制其施諸令而不悖稽諸古而益彰此三者道之所以行也然此猶其大者又次如冠昬喪祭之文又其次如服食器用之度無不竭吾心思而經畫之微而至於羽毛鱗介之形又微而至於蠧貍鼃黽之類而必為之區處各當而後已是禮也舉本而不遺末語精而不遺粗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王以之致四十年之平周家以之永八百年之命即此一書可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非徒為三百禮文而已此周公之道所以為周公之

法與然周公豈有它道哉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禮一書皆此道也戰國孤秦而下道已不得其傳而周公之法隳矣漢武號為有志於道然承嬴劉之弊井田改而阡陌封建裂而郡縣肉刑變而笞箠三者行道之本漢去古未遠且不能以漸復區區官名之定服色之易正朔之改曾無補於治道之萬一河閒所獻之書且不肯過目況望其勉彊行道乎劉歆生當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乃

欲取之以輔新莽彼何人斯敢輕議禮吁周公之法不行周公之道無恙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後世惟一唐太宗亦知周禮為真聖人所作而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是以徒發望洋之歎耳世儒嘗恨太宗不能修復古制以為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在周約六典以建官而府兵之制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熲

之損益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察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代之未備則唐之治爲周之治惜太宗之不爲此也然觀魏齊周隋之時制度近古而卒無善治者道失其傳而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今觀貞觀之治世業以受田租庸調以取民七百三十員以建官十六衛八百府以置兵法非不良政非不善終不保其後之不變或者不原其道之不行而惟咎其法之未盡不思太宗行仁義方四年遽滿心於既

効已德色於致平聖人發育峻極之妙果如是易談邪彼知周公之法不行不足以行周公之道安知周公之道不行其何以行周公之法與盖自周衰道之不行久矣子思子已逆知後世之不善用周公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金陵王氏以儒學相熈寧而嘗一用周禮奈何新經行而僻學興新法立而私意勝末流之弊罪有浮於漢儒者故程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正為斯人發也烏乎道其不行已夫後世

身君師之責者有能思周公之所思行周公之所行庶乎其可以為成周之治矣不然道之不行而徒法之是任未可以語周禮

註疏

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滅學周禮以藏之山巖屋壁而獲存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

德全書不得見得見五官斯可矣河間獻王乃以考工記補之司空一職豈考工記之事邪觀其言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其一焉是以治教刑政之屬特與工匠器械等耳即此一語可謂不識周禮矣異時奏入祕府周禮雖存而漢君詆之以為末世瀆亂之書得非劉德一記累之邪故曰累周禮者劉德也周禮一書既不得行於武帝之世至成帝時有劉歆者獨識其書為周公致太平之迹亦云幸矣柰何身為國師取之以輔王莽乃為

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幹立法則郡皆置市官即此一說可謂不知周禮矣當時奏入學官周禮雖存漢儒皆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得非劉歆一法誣之乎故曰誣周禮者劉歆也雖然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何則劉徳補亡善學周禮者皆知其為不類劉歆立法善用周禮者皆知其為不經禮經之學所頼以相傳者諸儒講明之功也今杜子春得之於劉歆鄭興鄭衆得之於杜子春鄭

康成號為囊括六典網羅衆家盖亦知所折衷矣胡為不抱遺經推究終始而乃憑私臆決旁据曲證此周禮所以不明而名後儒紛紜之議也大抵康成說經有五失一引緯書二引司馬法三引春秋傳四引左氏國語五引漢儒禮記姑摭一二言之周禮無天帝之異名而註有北辰耀魄寶之說後儒是以有天帝之辨此緯書之失也周禮無分野之明文而註有歲之所在我周分野之說後儒是以有分野之惑此國語之失也丘乘之

政在周禮可推也鄭則曰甸出長轂一乘丘乘當為丘甸則丘乘之法壞矣此司馬法誤之也冕服之章在周禮可覆也鄭則曰三辰旂旗王服正為九章則服章之制紊矣此以春秋傳誤之也内司服以褘衣為后飾追師以副編為后飾而註曰夫人副褘則王后夫人之飾又亂矣此又以禮記誤之也不思漢儒緯書非聖人之書穰苴兵法非聖人之法左氏之語多誣戴氏之記多雜其可引援以證聖經邪不特此爾以御史大夫比小

宰以城門校尉比司門以少内譬職内以尚書凖司會以尚書作誥文類御史官制已大戾矣以漢筭方九賦以莽制比國服以國服為息加師旅以殷周變制議封建以鄉遂異制誣井田以貢助異法釋畿内邦國之稅此皆害周禮之大者也自康成之註既行而賈公彦一疏一惟鄭注之是解周禮制度合與不合不暇究矣儒者沿襲註疏之文考之於經而不合遂指周禮為非周公之全書是敢於叛聖人之經而不敢違漢儒之説也

吁劉歆之誣周禮一時之失而周禮之法尚在鄭康成之壞周禮千載之惑而周禮之法幾亡然而法未嘗亡禮未嘗壞讀周公之禮而行周公之法亦惟以聖經為據斯可也

民極

周禮敘六官首篇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唐太宗讀周禮至此嘆曰誠哉深乎蓋此數語周公作周禮之綱領故於六典迭言之夫

極之為言有中之義聖人以中道立標準於天下而使
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訪洪範於箕子以叙彛倫而五
以皇極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極而能立國者今以周禮
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面朝後市左祖右社
辨方也朝分内外位别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
里體國也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經野也一曰天官至
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
公則總之以為民極焉極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

堯之立民是也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如周之敷言是也今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故周公不惟於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寧訓告若是諄複則是三百六十餘官事事物物皆有極何往而非斯民之標準與蓋極之所在所以習民於尊卑等級之中而導民於禮樂教化之内消其

亡等冒上之念而歛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歸其有極經制烏乎而不定風俗烏乎而不淳嘗觀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又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以樂教和則民不爭至大宗伯亦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一則曰中和二則曰中和皆所以建中和之極也然而王畿之根本未定方位之等級未明國野之疆理未正官職之綱目未張雖

有禮樂刑政之具將安所施設邪周公立極之意必寓於七者之中而冠於六篇之首豈不誠哉深乎先正范公有言曰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愚竊曰經禮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為民極

官名

官之有名尚矣郯子曰黄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以水紀太皡以龍紀少皡為鳥師顓帝為民師此官名之見於春秋傳然

也然古人命官或紀以瑞或紀以事名雖不同而於天地四時各有所配初非分掌天地四時也有如少皡有重該脩熈四叔是以四叔而掌五行堯有羲和仲叔四子是以四子而掌四時又非以是名官也今觀周禮冢宰曰天官司徒曰地官宗伯曰春官司馬曰夏官司寇曰秋官司空曰冬官是以天地四時名官而非分掌其事也夫既非分掌天地四時而加以天地四時之號是則以虛名而加實職也古人雲龍火帝之紀果亦如是

否乎又况以天名官而春官保氏之屬非天事乎何以不屬冢宰以地名官而夏官職方氏之屬非地之事乎何以不屬司徒司寇刑殺固為之秋司空水土固為之冬至如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並屬宗伯則宗伯不特主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並屬司馬則司馬不特主夏周人以天地四時分冠六卿之號果何意歟嘗以周官考之則知周人命官之意深矣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

亮天地三公之官不備而三孤之職無閒蓋三公不備
者非三公兼六卿則六卿兼三公也三公猶且兼設況
三孤乎惟其相兼攝也則經邦弘化爕理寅亮之職非
六卿之責而誰責然則六卿之責不獨分職率屬阜成
兆民而爕理陰陽寅亮天地之事皆預焉命之以冡伯
四司之名而冠之以天地四時之號是以三公三孤之
責而責六卿也分天地四時而冠六卿之名其次序若
不相紊合天地四時而為六卿之責其脉絡未嘗不相

通一治一教一刑一事茍有一之不得其職皆足以干天地四時之和以此見周人之任六卿也為不殊而待六卿也不敢輕矣豈徒設為加官之號以虛名而加實職如漢人以大司馬冠大將軍之上姑示尊寵而已哉雖然六卿分配天地四時而冢宰以天名官則其任責為尤重矣甞觀虞書司徒敷典猶地官也而典則曰天叙秩宗典禮猶春官也而禮則曰天秩五服五章猶司服典命之職也而曰天命有德五刑五用猶司寇司刑

之職也而曰天討有罪一則曰亮天功二則曰代天工同寅協恭無徃而不以天自處今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何者而非天也以天官命冢宰而加於五官之上其待大臣也彌尊其責大臣也彌重故任大臣而不能致敬名曰褻天為大臣而不能任責名曰誣天昔陳平不知錢穀決獄而謂宰相順四時理陰陽丙吉不問清道羣鬭而問牛喘謂三公典調和陰陽夫四時果順陰陽果和尚復何愧不和不順而姑藉是以文其不知不問之

失吾誰欺欺天乎惜無以天官之學告之者

兼官

周官曰唐虞官百夏商官倍考之周禮六官之屬凡三百六十是周官又倍於夏商也按天官之屬六十有二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有一夏官七十秋官六十有六凡三百五十有二各官不預小宰言三百六十者舉大數也不特此爾天官自太宰小宰宰夫至旅下士凡六十有三此卿大夫士之數也為府者六為胥為史者

皆十有二為徒者百有二十凡百有五十人此庶人在官之數也地官春官秋官皆然夏官掌兵則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二百二十人通六官計之已一千五百有二人其餘六官之屬除地官鄉遂山澤等官及庶人在官者只合大夫士計之以多少相凖一官不下四百人合長貳而言則六官幾三千人矣成周官吏可謂繁冗然卿大夫士之職分為六官之屬安知其不為兼官邪且以三公言之君奭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則太傅

不備矣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則太師太傅不備矣又有公兼冢宰者惟周公位冢宰是也有公兼司寇者太史司寇蘇公是也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又以公兼二伯也至如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六卿之長也而以三公侯伯領之大而公卿必相兼攝則下而百司庶府獨不可兼攝乎案周禮言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大夫也六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世

婦每官卿二人是六卿又兼六宫之職也世婦謂每官二人則十有二人其六卿之長貳乎以此推之如地官鄉遂之官夏官司馬之屬必皆六卿之屬兼之六卿之屬雖各有名大抵多兼攝也而況官屬有不可以專置者地官如迹人角人羽人掌炭掌荼等職只征一物秋官如庶氏冥氏穴氏哲蔟氏赤犮氏等官只攻一事豈無可兼者乎有不可常置者田詛則有甸祝詛祝祭祀軍旅共杖禁蹕則有伊耆氏銜枚氏喪紀則有職喪喪

祝夏采豈無可攝者乎若夫地官比閭族黨鄰里都鄙等官並無府史胥徒可知其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也其他如春官大司樂大胥太師太卜太祝太史夏官太僕小臣祭僕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田僕馭夫秋官廣行人小行人司徒等官亦無府史胥徒非上下相兼則它官相攝也惟夫相兼攝也則官制雖倍於古而其職不冗於古也大抵官惟其人雖公不備官事不攝夫子譏之然則成周之官雖無慮三千員而實不過三

百六十屬也蓋古者天子建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今案周禮鄉老即三公鄉大夫軍將世婦即六卿則知六官三百六十屬亦惟以此等大夫士為之雖六官所謂大夫士之數如彼其多其為兼攝可知矣至於府史胥徒之在官者天官有三千六百六十有六人春官有二千二百四十有一人夏官有三千二百六十有五人秋官有二千六百五十有七人地官無常數冬官不可考只以四官計之已萬人矣是皆使民興

能入使治之也其徒則大司徒起徒役而爲之與考論
周之官制大而公卿長貳次而大夫士之屬既有兼攝
則官何嫌於冗下而比閭族黨小而府史胥徒之衆又
興於民則數何嫌於多乎葢周人因事以置官周禮因
官以存名居官而不兼其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
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職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
言官制矣

相權

周禮冢宰以天名官為一王之相兼三公之尊而位六卿之長自其主宰一職而言曰太宰自其主宰百官而言曰冢宰冢太之上也其權豈不重乎今觀太宰之職首曰佐王均邦國又曰佐王治邦國則是太宰以佐王為職也臣民之馭必曰詔王廢置之聽必曰詔王是太宰詔王而不敢自專也大事戒官曰贊王命王眂治朝曰贊王治是太宰贊王而不敢自用也夫宰相無所不統則亦無所不親令一則曰佐王二則曰詔王三則曰

贊王一政一事每每聽命於天子又焉用彼相哉蓋大君猶宗子也大臣猶家相也孰非宗子之家事家相必禀命於宗子而後行孰非大君之邦法大臣必禀命於大君而後行是以權自上出而廢置不敢干焉令由上出而聽斷若無與焉此古大臣所以無擅權之失也然而權在一人固宰相不得擅權在大臣亦宰相不得辭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者人主所與論道經邦而進退百官者也古人任相待之以誠而不疑畀之以權

而不忌宰相固聽命於一人百官實禀命於一相豈有元首叢脞股肱自惰者哉是故六典八法八則之治則太宰所得以自行者也九職九賦九貢之入則太宰所得以自裁者也九式節財不嫌其專制國用也九兩繫民不嫌其貳得民心也四方賓客之小治聽之而不以為猜三歲誅賞之大計行之而不以為僭若是則太宰皆得以自用其權也不特此爾小宰則以歲會贊冢宰宰夫則以官刑詔冢宰司會則以廢置詔冢宰御史則

以治令贊冢宰會計官刑廢置治令一惟冢宰之是聽
則宰相之權豈不重乎故觀冢宰之詔王贊王則知宰
相之權不至於太重觀百官之詔冢宰贊冢宰則知宰
相之權不至於太輕

邦典

周官言六卿之職而曰各率其屬周禮言六官之掌而
曰使率其屬則是治屬冢宰教屬司徒禮屬宗伯政屬
司馬刑屬司寇事屬司空截然一定而不亂矣今太宰

何以謂之掌六典嘗觀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則六官各率其屬矣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則六官各分其職矣舉以屬則邦治不容於相侵辨以職則邦治不容於相紊然而太宰六官之長一相之尊邦治無所不統其可以分職率屬拘之乎鄭氏曰典者常也經也法也大臣秉之以為常經五官守之以為常法五官不守其常法則邦典廢弛而無所執大臣不秉其常經則邦典渙散而無所稽今以六典觀之治者經理而統

紀之也邦國以之經官府以之治萬民以之紀無非就吾條理也教者安靜而馴擾之也邦國以之安官府以之教萬民以之擾無非屬吾教化也禮以統乎人諧與和亦統也故邦國官民以之統合而諧和政以正乎人平與均亦正也故邦國官民以之平正而均齊刑以禁暴止邪故詰之以去其姦刑之以示其法糾之以繩其非事以興事勸功故富之以足其用任之以責其効生之以阜其財凡此六者千萬世常經不易之法邦國之

治亂繫焉官府之脩廢繫焉生民之休戚繫焉此非大臣之責而誰責然六典而謂之建邦何哉盖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先王所恃以立國者頼有此典存焉耳是以司徒之安邦國而曰掌建邦土地之圖宗伯之和邦國而曰掌建邦天地人之禮司馬之正邦國而曰掌建邦之九法司寇之刑邦國而曰掌建邦之六典不特此爾小宰掌建邦之官刑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小宗伯掌建邦之神位大司樂掌建國之學政太史掌建邦之典

法朝士掌建邦之朝法無非先王所恃以立國者也而況六典之大其可一日而不立乎是故太宰兼而總之以佐王治邦國小宰司會又掌其貳以逆其治司書又掌之以叙其財太史又掌之以逆其治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又從而分掌之此十條所以先六典而太宰所以統百官也至如小宰六職則官府之所掌也六職所治只言邦國萬民而不言官府盖六典太宰所掌以統百官而理邦國治萬民者也六職官府所令以佐太

宰而理邦國治萬民者也故及邦國萬民而不言官府而於財用之節賔客之懷鬼神之事盜賊之除百物之生聚特加詳焉其所以平均安寧諧和所以服正詰糾富養者與六典大略相似不然則六者何以不均謂之典而謂之職與雖然太宰六典均所以治邦國官府萬民也既曰掌邦典以佐王治邦國又曰乃施典于邦國又曰以典待邦國之治六典之治何獨詳於邦國邪何謂邦國鄭氏曰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非也

案周禮曰惟王建國曰掌建邦此王國之通稱也曰凡建邦國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此侯國之通稱也此言邦國者其侯國之謂乎周人之治末及官府都鄙萬民而首言邦國以見王大一統而無王國侯國之分也蓋天子之所自治者王畿千里而已千里之外則建侯國焉太宰以六典而施之邦國是必總以九州而為之建其牧如八命作牧是也爵有五等而為之立其監如啓監是也設其參謂三卿也傅其伍謂五大夫也陳其殷謂

衆士也置其輔謂府史胥徒也一國則有一國之民一國則有一國之官內而王畿之官民旣治之以六典外而侯國之官民其可舍六典以為治乎是故太宰掌邦治以均邦國司徒掌邦教以安邦國宗伯掌邦禮以和邦國司馬掌邦政以平邦國司寇掌邦禁以刑邦國六官之職莫不於邦國致詳焉此太宰所以施典於邦國而曰以典待邦國之治也自六典而下則有官府之八法都鄙之八則侯國亦有官府都鄙則亦不能外是法

則以為治矣大抵邦國者佐王治民者也六官者佐王治邦國者也向使先王不詳於邦國之治則膺五百里至百里之寄者孰肯為吾究心於民哉故周官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正謂是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夫豈無自而然歟

官法

外而邦國既有六典以待之内而官府必有八法以治之何謂官府鄭氏曰百官所居之府是不然官者合卿

大夫士而言也府者總府史胥徒而言其大也先王設官分職建大宰大司徒等六卿以為正立小宰小司徒以為貳設宰夫鄉師等官以為考陳上士中士下士之衆以為殷置府史胥徒之屬以為輔凡此者皆所賴以佐王共治也太宰之職六典之中一則曰治官府二則曰教官府曰統百官曰正百官曰刑百官曰任百官二言官府四言百官互言之耳皆詳言百官府之治也至如小宰六職六叙六屬六聯八成六計無非官府之法

況太宰統百官者也其可無八法以治之乎今觀八法之目官屬即小宰之六屬官職即小宰之六職官聯即小宰之六聯官計即小宰之六計官成即小宰之八成有如官法官刑官常之目雖不得而考而宰夫所掌曰官法以治要曰官常以治數曰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皆此物也惟其有官屬則治有所統而不亂有官職則官有所守而不侵有官聯則關節脉絡有貫通而無扞格有官常則綱領條目有秩序而無舛訛有官成則以

之經理而有所依據有官法則以之聽治而有所操執有官刑則人知警戒而無慢心有官計則人知勉勵而無怠志小宰宰夫贊太宰故執其詳太宰乃執其要盖以道揆之臣而執是法以臨于官府則邦治官治其有不就吾之條者乎又況八法之治太宰既以施之官府又云以待官府之治小宰既執其詳又云掌其貳以逆官府之治司會既逆之司書又掌之太史又從而逆之則其詳於官府之治可知矣大抵官府修則百官庶府

無曠官官府治則百揆萬幾無廢事周之治官府不一而足在宰夫則掌官府之召令在宫正則比官府之次舍一財用也宰夫既秉其出入詔冢宰而誅賞之大府則掌受其財職内則貳其入數職歲則貳其出數職幣則斂其幣餘周人之詳於官府如此又安有曠職廢事者乎是以小宰正歲以官刑令於百官府俾各修職考法待事聽命其有不恭國有大刑是有以警之於其始月終則以敘受羣吏之要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是有以

察之於其終太宰乃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詔王廢置於一歲之終既而大計羣吏之治復行誅賞於三歲之後如此則百官府以治中來上受而藏之真可與天府寶玉俱藏而無愧寧不謂之冢宰佐王統百官之力與

都則

太宰邦國官府之治既有六典八法矣都鄙在六鄉六遂之外故又有八則以治之蓋都者王子弟之食邑公

卿之采邑如載師所記公邑任甸地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是也此即王制所謂天子縣內百里者九七十里者二十一五十里者六十三以其采地之祿視公侯伯子男故亦曰國鄭氏謂如周召毛聃原畢之屬在畿內者不惟畿內有之侯國之外亦有都鄙左傳所謂大都中都外都西鄙北鄙之類是也鄭司農縣士方士注晉韓須為公族大夫食縣魯季氏食於都是侯國亦有都鄙矣此地亦有一項官民烏可無法以

治之則猶法也特與官府異名爾或者徒見八法之治官府太宰既執其要小宰宰夫又治其詳八則之名僅見於太宰而已則謂古人詳法而略則重内而輕外吁有是哉周人之於都鄙未始不詳其設官也必為之建其長謂食采者也立其兩謂有佐貳者也設其伍謂有大夫五人也陳其殷謂有旅士也置其輔謂有府史胥徒也是其官吏與官府無異而況法象之布必及都鄙政令之和治中之察必及都鄙歳年之正法令之賛皆

及都鄙以至禮官之屬則有都宗人家宗人政官之屬
則有都司馬家司馬刑官之屬則有方士朝大夫都士
家士至於都則一官專主都家之八則家者家邑之名
即鄙也故職謂之都家或謂之都邑都鄙之官既詳且
備孰謂八則之治可略乎且以八則觀之有社稷之神
則有祭祀有長貳之官則有法則有殷輔之吏則有廢
置以升降之有賢能之士則有祿位以進退之有經費
之用則有九賦九功之所入有居邑之民則有六俗五

禮之所行刑誅慶賞以收其良心田獵征役以協其衆力八者曰馭謂其操縱闔闢之權自上出也蓋近而羣臣旣有八柄以馭之内而萬民又有八統以馭之豈於都鄙之官吏士民刑賞賦役而聽其長貳之自為治乎是故都家司馬戒令則必聽于國司馬方士都家獄訟則必上于國而聽于朝朝大夫掌都家之治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無一不歸王之所馭也然而官吏民士可馭也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而馭之蓋古者雖敬於

神而未嘗聽於神三時不害則奉粢以告之牲牷肥腯
則奉牲以告之有功者無不報也犧牲既成粢盛既備
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者無不奪也是以春
官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福于國國
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盖其神歸王所馭也先王
設廢置刑賞之法以馭吏民雖至幽而鬼神亦在吾操
縱闔闢之内是其為則未嘗畧也又况祭祀不離於九
式法則不出於八法賦貢即賦歛之財賄刑賞即計吏

之誅賞禄位廢置無非八柄之所馭禮俗田役無非八統八成之所施初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是故太宰既以八則待其治小宰司會太史又以八則逆其治實以八法之治同掌焉盖聖人之治天下大則家四海而無外小則體萬物而不遺吏吾同體也民吾同胞也豈以千里王畿之内遠邇有詳略之别邪

駁臣

太宰既以八法治官府胡為而又以八柄馭羣臣盖八

法以治官者治之經也八柄以馭臣者治之權也不守經則無以為聯屬聽斷之常不達權則無以盡操縱闔闢之變故經者大臣守也而權者必以詔王也令以八柄觀之人情莫不欲貴任官而後爵之所以馭其貴則貴不可以茍得也人情莫不欲富位定而後祿之所以馭其富則富不得以茍取也一時之所覬望者幸也吾則馭之以賜予之恩而使無僥倖之習平日之所踐履者行也吾則馭之以選置之任而使無妄行之人福者

人之所祈生之自我是福我所馭也人惡得而徼之乎貧者人之所惡奪之自我是貧我所馭也人惡得而避之乎罪之顯者則廢放以馭之使有罪者不得幸免也過之微者則誅責以馭之使有過者不敢以自文也夫所謂馭者豈必陽開陰闔而使人不得以窺其術邪豈必變輕易重而使人不得以用其情邪特以八者以柄為言是則人主之所獨操而非臣下之所得專人情之所可覬也故福威則惟辟賞刑則曰君富貴則曰人主

之操柄德威則曰君人之大柄皆言其權之自上出也不然則太宰兼正百工得以自用其柄可也何必以之詔王哉太宰既以詔王矣春官内史又掌八枋以詔王治而其爵禄廢置生殺予奪之序與太宰不同且又變誅而言殺者盖太宰所詔則先慶而後威内史所詔則雜施而並用誅者責也如司救所謂誅責之義殺者戮也如司刺所謂刑殺之謂誅言其過之輕太宰之詔王以仁殺言其罪之重内史之詔王以義然既曰詔王則

其權當自上出也今詔之以太宰又詔之以內史則其權之所分得無制於臣下之手乎案內史之職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一人中士下士凡二十四人其秩甚尊其職甚詳然後可以守法於內而王不得以輕用其權也既有道揆大臣詔之於外又有法守近臣詔之於內外有以詔其馭內有以詔其治外則臨之以相內則律之以史則君上豈得以攬權自用而肆其意乎臣下豈得以竊權自專而行其私乎

馭民

成周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則内而公卿大夫士外而公侯伯子男皆佐王治民者也太宰又以八統詔王而馭民何哉大抵天佑下民寵綏在君上帝降衷綏猷惟后凡在王畿千里之民與夫四海九州之衆相與戴一人而君之亦惟求其相安相養而已爾上之人茍無以持其統安能保其不亂哉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馭民之道不其難乎然觀古人之所謂馭者曰

御衆以寛而已寛非所以為馭而聖人先焉蓋與民相從事於拘攣褊迫之中不若相周旋於含弘寛大之域使民相顧盻於拘防繩束之内不若相優游於慈祥愷悌之天君當以舜之所以御民者御民此太宰所以有八統之詔也親親以教民相愛敬故以教民不偷進賢則德行者升使能則道藝者用庸者保之使其樂事勸功貴者尊之使其用下敬上達吏則拯窮拔滯禮賔則親仁善隣凡此八者皆所以聯其民使不相離乎其民

使不相紊上以之維乎下下以之屬乎上絲牽繩聯惟命是聽頤指氣使惟上是從此所以為馭民之道與後世馭民不由其道而後狙詐之論興以狙詐待民則其為馭必出於智巧籠絡之私矣德色耰鉏舛頸勢利而親故之馭失其統上書自鬻投牒求舉而賢能之馭失其統鳥盡弓藏兎死狗烹而保庸之統失矣補闕車載拾遺斗量而尊貴之統失矣郎舍父老白首不遷則達吏之統又失王國大夫宿衛不預則禮賔之禮又失先

王馭民之道掃地無有方且倚吾法令刑罰之具繩束而箝制之及其無可柰何則諉曰民風不古人心之難制而已不思太宰八統雖曰馭民而求其所以為馭自親故賢能庸貴吏賓之外無他術有如都鄙羣臣八則八柄之用猶有馭之之語獨於萬民之統雖名為馭實無與於馭焉則其待民之意亦厚矣豈若後世之所謂馭哉抑嘗因八統之馭而觀小司寇八辟之議有所謂親故賢能即此親親敬故進賢使能也有所謂功貴勤

賔即此保庸尊貴達吏禮賔也小司寇之麗邦法附刑罰必以是八物而議其辟者葢周人所恃以維乎下者即此八物也周民所安以屬乎上者亦此八物也一旦有麗於法而於八者之中猶有一目之可議則罪猶可以原也向之馭民也以此所以導其從善之路今之貸民也以此所以開其改過之門觀小司寇八辟之議則知太宰八統之詔矣

任民

太宰以八統詔王御萬民亦足以淑人心矣然民有常產者有常心無常產者無常心先王不先制民之產授民之職使之有相生相養之具而徒以八統制馭之人心其有不離渙乎是故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則不可無三農以生九穀園圃民之所樹藝則不可無園圃以毓草木山澤民之所取財用則不可無虞衡以作山澤之財藪以富得民則不可無藪牧以阜藩鳥獸工以足財用則不可無百工以飭化八材懋遷有無化

居則不可無商賈以阜通貨賄布帛女工之事則不可無嬪婦以化治絲枲疏材婢僕之職則不可無臣妾以聚斂疏材自農圃而下民力有所不給則又不可無閒民以轉移執事此太宰之任民有此九職也然而成周盛時天下之田皆井天下之田皆農上地為上農夫中地為中農夫下地為下農夫民皆授田為農可也今有園圃虞衡藪牧工商嬪妾閒民之任果井牧之不均乎抑農末之無別乎考之載師曰場圃曰賈田曰牧田此

皆園圃商賈藪牧者而皆有田以此推之凡虞衡百工之類必皆受田之餘民而兼此職也至如嬪婦則受田者之室家也絲枲乃其職也臣妾則或一男一女不可受田於公家則必資業於私家也閒民亦不可受田於官者既無園圃虞衡之地又無藪牧工商之田又不專為私家臣僕之役則必庸受其直轉移執事於八者之間蓋民生天地間皆為天地間用八職各任其事而力有不給必得閒民以佐之故大司徒頒十二職九曰生

財以八者之財待閒民而生也無閒民以轉移執事則民之用力勞而生財之道窮矣嘗觀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事稼穡必移用其民以相救助則知八職不可無閒民以轉移執事也九職謂之任者因其地而授之隨其力而使之不廢其所能不彊其所不能閭師亦曰任民使各以其物為貢亦此意也是故司徒之分地職分此也小司徒之施其職施此也載師之均地職均此也遂人之頒職頒此也若大司徒之職尤於

民事纖悉所謂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即此職也加其三焉盖司徒登進邦國都鄙之民非專王畿之民也故十曰學藝如司徒之鄉物教民十一曰世事如司徒之世事教能十二曰服事如司徒之以庸制禄此三事不預太宰任民之數也然太宰特言九職任民而已如太府掌九功之貳以受貨賄之入内府掌受九功之貨賄以待邦國之大用司會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司會亦掌九職以周知入出百物是分九職之任而

必責之以九功之稅如閭師任民以貢其物如太府言
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是也夫三農以九穀為貢則不專
田穀明矣園圃而下如草木鳥獸布帛貨賄器物之類
無不貢焉是皆因夫民之所能出其職之所有故太宰
九職曰任民閭師九貢亦曰任民是未嘗彊民以所無
也職方氏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亦此意也至於閒民無職轉移執事亦必使之出一夫
之稅而以布入之閒民無職者有二一在載師出任民

之賦一，在閭師出任民之貢，蓋閒民雖無常職而有生財之道，亦不減於一夫之所獲。故載師使之出夫家之征，用其力也。閭師使之出夫布，歛其財也。非是一人而出二物也。不如是則民將舍農而務末，否則官無所取，又將轉而為游手怠惰者之歸，是豈重農務本之意哉。閭師不言臣妾之貢者，以其執役於主家，主為之出貢，而委人則歛其疏財與然，必有以與之，斯有以取之，必有以任之，斯有以禁之。後世受田無法，農民已無可耕

之地山澤一孔之利亦皆括歸公上而無遺斯民無以為生不得已去而為工技為商旅又不得已困而為臣妾為庸夫生財之道已殫矣養生之計已屈矣上之人略不加恤方且苛征而重役之是徒知有閭師任民之貢而不知太宰任民之職也不思太宰惟曰以九職任萬民而不言九功之貢則先王愛民之意何如哉

賦斂

太宰既以九職任民閭師已責其貢今以九賦斂財賄

不知此賦何從出乎蓋九職之所貢者任民之稅也九賦之所斂者任地之稅也民有業則有貢地有利則有征民有業而不責之以貢則將不蓄不種不耕不蠶而不能無游民地有利而不責之以賦則將有地不毛有田不耕而不能無曠土司會曰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一曰田野二曰民職是其所出者異也大抵九職所貢出於農圃工商虞衡藪牧嬪婦臣妾執事之民以其身之所業功之所有而獻之於君

以充府庫故曰貢亦曰功九賦所斂出於國郊甸稍縣疊關市山澤之地與夫官府都鄙之餘財以其地之所出官之所贏而輸之於君以待膳服賓客稍秣匪頒工事幣帛喪祭賜予之用故曰賦供九職者一項人供九賦者又一項人二者本不相妨可以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府於萬民之貢只以充府庫之藏於九賦之入必以待式法之用則是貢之所入者少賦之所入者多也今以九賦言之邦中之賦如載師所任田里場圃之地四

郊之賦如載師所任遠郊近郊之地亦使閭師征之所謂
國中四郊以時征其賦是也邦甸家削之賦如載師所
任公邑家邑之地邦縣邦都之賦如載師所任小都大
都之地乃使縣師征之所謂邦鄙稍甸以時征野之賦
貢是也關市之賦如司市關之地使廛人斂市布廛布
皮角筋骨與夫司關所掌征廛關門之征是也山澤之
賦如山虞澤虞之地使角羽人斂齒角骨物羽翮於山
澤之農以當邦賦是也幣餘之賦如職幣斂官府都鄙

與夫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之餘財是也蓋穀粟之賦出於井田特以祿諸臣兵車之賦出於丘乘特以供軍賦雖有邦國之貢只以待弔用九職之貢只以充府庫至於國之大臣有祭祀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調於民而責之誰乎是以九賦之日常與九貢九職並行而其貨賄之入則太府受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令而會之其賦斂之日則掌於道揆之大臣名色寧至於巧立輕重寧至於過差

出入寧至於相悖費用寧至於無藝乎然九賦謂之斂財賄鄭氏謂泉穀也又曰口率出泉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是專為泉則非矣又曰自邦中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泉賦之數何其說之相戾也不知周之九賦隨其地之所有以為賦豈專口率出泉專取之民如漢之筭賦邪

式法

或曰周禮理財之書今觀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之後而

繼之以九式均節財用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財則是周公之節財乃所以理財也何者財非天雨鬼輸必取之民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於其經費之際而品節之吾恐情竇既開必至於泛用無度欲壑不盈必至於苛取無厭如欲理之不過椎肌剥髓以為理而非正辭禁非以為理也九式均節之法其周公理財之道與夫祭祀之有犧牲殺賔客之有牲牢饔餼喪紀凶荒之所費用膳羞衣服之所奉養器械興作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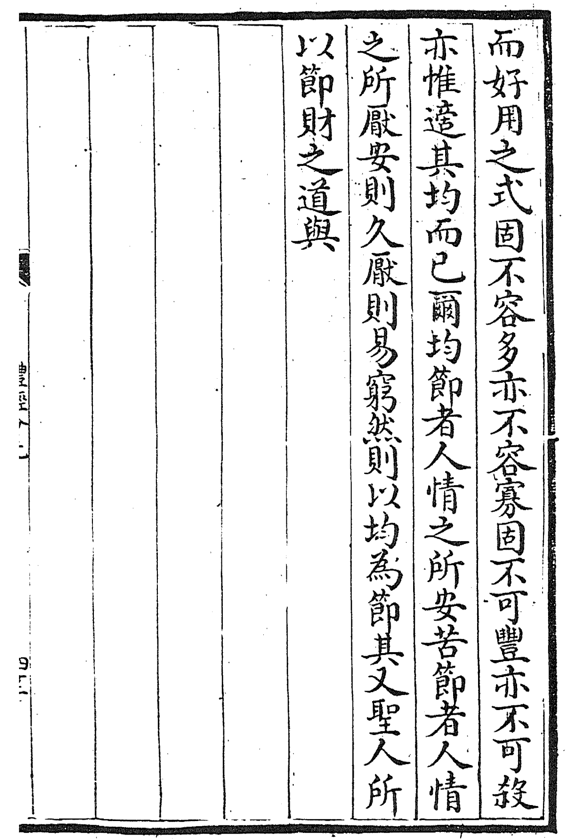
幣帛贈勞之將六畜之有芻秣羣臣之有分賜一人之有玩好賜用取之於九賦而藏之於有司邦用則必共之君取則必受之苟無九式以均節之則何所制而不妄費也夫惟太宰有式法以均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計之職歲又以式法而贊逆會職幣又以式法而贊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而妄供九式之於理財亦可謂有助矣是故宰夫以式法而掌祭祀之具酒正以式法而授酒財

掌皮以式法頒皮革于百工委人以式法供薪芻木材不惟一人不得違式法而妄費而百司庶府亦不得越式法而妄求私心以式法而碍侈心以式法而消國用不匱民財不屈而王府之貨賄自沛然而有餘豈非節財之道乃其所以為理財之道與或曰太宰道揆之臣法守非所宜預九式節財有司事也豈太宰之職哉吁大臣格君心之非侈用乃君心之蠹涵養君心非論道經邦者之責而誰責也且膳夫不敢會王后世子之膳

庖人不敢會王后之膳禽酒正不敢會王后之飲酒外府不敢會王之服司裘不敢會王之裘蓋彼一司也而欲與王后世子計周度之當否則其勢不得行也是以祭祀賓客之所需至於匪頒好用之所待百官有司皆共之某事宜置不宜置某物宜用不宜用皆不敢預議乎其間夫百官有司平時既惟其命之是供歲終又拘於勢而不會王后世子若可以自便而自取矣今以太宰執九式之法臨乎其上一毫一縷動皆九式之是聽

其取不至妄取其供未嘗妄供雖曰不會而實無待於會也此非大臣道揆之任能爾乎雖然太宰以九式節財必曰均小宰執九式以節財用司會掌九式以節財用皆曰均周公節財必拳拳於均之一字何與易曰節亨苦節不可貞孔子彖之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葢天下之事惟合乎制度而已均則中不均則或過不及以一人而臨四海不以四海而奉一人取之於民而公用之於君而當則財不傷而

民不害斯其所以為九式之法與且周官立法秩叙必曰均力政必曰均貢賦必曰均一制一度無所徃而不為均也太宰掌均邦國而曰秉國之均者也豈於財用而可不均乎均者欲其多寡豐殺之得其中也膳羞之品可以百有二十裁而就簡其均乎飱牢之牲可以三十有六殺而為寡其均乎祀宜太牢儉而用少非均也服宜九章菲而為七非均也幣以將誠致幣三享則均矣芻以供飼陳芻倍禾則均矣自一而祭祀之式至九



而好用之式固不容多亦不容寡固不可豐亦不可殺亦惟適其均而已爾均節者人情之所安若節者人情之所厭安則久厭則易窮然則以均為節其又聖人所以節財之道與

禮經會元卷一上

謹案第八頁後二行而五以皇極居中刋本五訛

立今改

第十四頁前七行案周禮言二鄉則公一人是三

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刋本鄉並訛卿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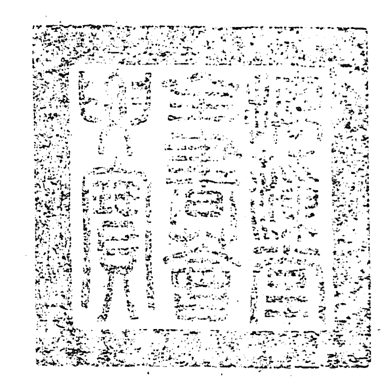
周禮改

第三十二頁後五行園圃民之所樹藝刋本圃訛

囿今改

第三十九頁前六行九式均節之法刋本均節訛

節法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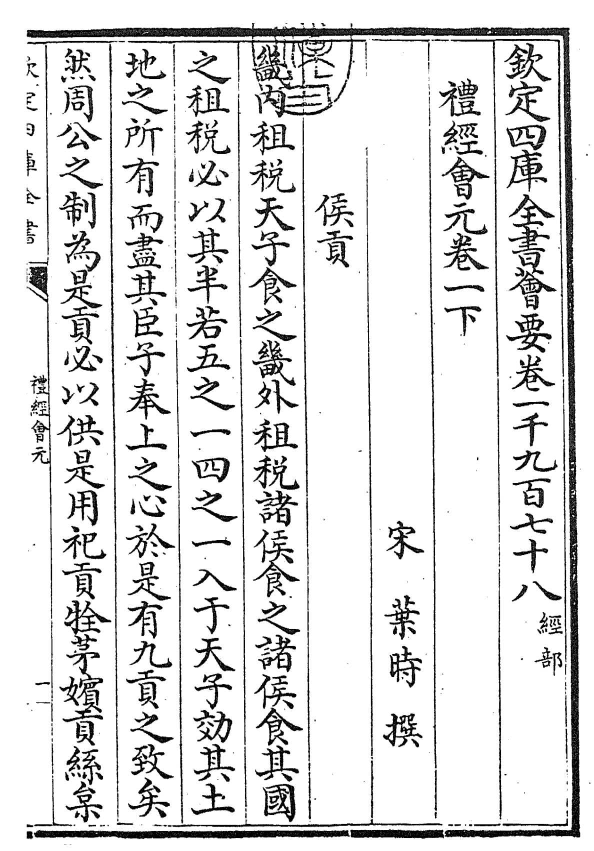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經會元卷一下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經會元卷一下

宋　葉時　撰

侯貢

畿內租稅天子食之畿外租稅諸侯食之諸侯食其國之租稅必以其半若五之一四之一入于天子効其土地之所有而盡其臣子奉上之心於是有九貢之致矣然周公之制為是貢必以供是用祀貢犧茅嬪貢絲枲

器貢器械幣貢皮帛材貢木材貨貢金寶服貢玄纁斿貢羽毛物貢土地所有之物無非服食器用之是供也以庶邦惟正之供而待一人所致之用上以充公家之財下以脩侯國之職故太府掌九貢貨賄之入而曰凡邦國之用以待弔用內府掌九貢之貨賄良兵良器而曰以待邦之大用曰待弔用曰待邦用莫不取具於此則非無名之需矣蓋自夏禹任土作貢以來已有此制冀州畿內故不言貢而言賦八州在王畿之外故於田

賦之下而有貢篚之制焉有菁茅橘柚之包有大龜磬錯之錫有織文縻絲絺紵玄纁璣組之篚有球琳琅玕丹漆羽毛杶幹砮磬之貢是皆以供祀嬪器幣材貨物色之需也茲豈周公刱為是制而彊侯國之入邪然考之職方氏揚之金錫竹箭荊之丹銀齒革青兖之蒲魚雍之玉石幽之魚鹽冀之松柏并之布帛各隨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任土作貢不宜捨此外求也而大行人則曰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貢器物采貢服物衛貢

財物要貢貨物六服分貢六色而已是豈任其所有邪外之蕃國則以所寶為贄所謂幣貢斿貢物貢又將誰供邪蓋周禮之言致貢亦禹貢之任土作貢也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彊其所無致者聽其自至而不彊其不來太宰則曰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則亦曰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人君昭德之致于侯邦則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奔走入貢之不暇自有不求而自至者聖人何嘗彊之使貢哉案職方氏曰凡邦國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

其貢各以其所有山師川師以山林川澤之物頒於邦國則曰致其珍異之物懷方氏來遠方四夷之民則曰致方貢致遠物無非聽其自至也如大行人一官則是因其間歲一見之時而貢其物非每歲之常貢也內府所謂凡四方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註云諸侯朝聘所獻國珍是也每歲常貢則此九貢之目小行人所謂令邦國春入貢是也然大行人令諸侯一見之時各貢其物而內府入焉至適四方使者則又共

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是以其所入而還以遺諸侯也有如九貢之入內府雖曰以待大用而太府則曰以待弔用故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及其國有札喪凶荒師役福事禍烖之五事則令賻補賙委犒禬之慶賀哀弔之是又以其所致而還以為諸侯用也周之衰此意不存或來求金或來求車是以不復有致用之意或來求賵或來求賻是又不復有弔用之常甚至包茅不入王祭不供齊人得以奉辭而伐罪男服使從公侯之貢鄭人

得以藉口而告晉則是貢法至此而不存嗚呼內而侯國職其廢矣外而蕃國况能必其來貢如肅慎之矢越裳之雉有以自獻於天子者哉

繫民

太宰有九職以任民有八統以馭民又有九兩繫民何也蓋王畿千里之民天子治之畿外之民則分屬諸侯矣有分土無分民上之人苟無其道以協耦而聯綴之則天下人心渙散而不相屬矣殆非王者大一統之意

故九兩之所繫者邦國之民而特繼之於九貢致用之後也一州之長曰牧皆有封域故以地得民一國之君曰長爵位尊貴故以貴得民師者人之模範德義可尊故以賢得民儒者於道最高人所尊敬故以道得民宗者本支之所從出親親以睦故以族得民主謂卿大夫食采邑者有利可依故以利得民吏謂在官服公事者分職共理故以治得民友謂與國人交相保任者故以任得民藪謂阜蓄牧供給財用者故以富得民此九

者既謂之兩又謂之繫而後謂之得民蓋兩者欲其比耦而不相悖繫者欲其聯綴而不相離曰牧曰長曰主曰吏四者是使在官者之相為聯屬也曰師曰儒曰宗曰友曰藪五者是使在民者之自為聯屬也然聖人於邦國之民豈無道以服之而必為是比耦之具聯綴之形若將恐其叛已而去者聖人果有心於留邦國之民哉普天皆土率土皆民内而王畿千里之民既有官府以治之又有都鄙以理之太宰則任之以九職馭之以

八統司徒復從而聯其兄弟聯其師儒聯其朋友其所以繫王畿之民亦不出乎九兩之具豈於邦國之民而可置之度外哉然則繫之者非固羈縻之而使勿絶也一則曰得民二則曰得民必有以得民之心也苟非眞得乎民之心民其有不解乎自王政不行封建改而郡縣侯伯易而守令星羅棊布類自經營號番君者常寡而自蛙尊者實繁也稱名父者幾何而號屠伯者相望也為主而監臨自盜者有之為吏而舞文弄法者有之

曰牧曰長曰主曰吏職之最親於民者而已判然與民不相屬其於師儒朋友宗族藪牧孰肯過而問焉是以師持異道旨意不同學黨同門道眞已妬師之所謂賢者安在哉公事幾敗朽為腐草時宜不達自為流俗儒之所謂道者安在哉刎頸羞勢利之交植朋罹黨錮之禍友之所謂任者安在哉齊楚之族恐其末大則徙實京師山澤之利慮其為姦則幹歸公上宗之所謂族藪之所謂富者又安在哉及其人心乖離潰裂四出至有

赤子弄兵青衫為盜封君僭擬藩帥不庭者其勢不可復合方欲起而收拾之否則刼而控制之又否則含忍而混待之盍亦思吾所以繫民者何具得民者何道而乃使民至此邪吁至此而後知九兩繫民之意深矣抑嘗以太宰繫民之九兩參之以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九兩無師儒之繫則無以淑人心六俗無師儒之聯則無以厚民俗師者所以宗主名教者也儒者所以扶持名教者也師道不立則天下

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雖有土地富貴治利族任何所恃以相繫雖有宮室墳墓兄弟朋友何所恃以相聯甚矣天下一日不可無師儒之功也

正朔

正朔之改何始乎曰三代以來然也寅為人正故夏建寅丑為地正故商建丑子為天正故周建子此三正之說也然夏建寅以寅月為歲首商建丑以丑月為歲首周建子以子月為歲首三代歲首雖不同而夏時紀月

則一也何以言之商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是商人雖建丑為歲首而其月則稱十二月耳秦人以建亥為歲首漢人因之而史官紀月曰冬十月繼之以春正月而已何嘗以歲首建亥而謂之春正月乎鄭氏註周禮惑於建子之說乃以正月為周正月以正歲為夏正月建子之月果為正月則夏正月當為三月矣昔孔子作春秋繫日繫時必曰春王正月若依左氏之說以為周正月則是建子月為春而夏之

二月已為夏夏之五月已為秋矣四時錯亂尚足謂之春秋乎春王正月是以夏時紀月也周人以夏時紀月未嘗改夏正月之稱故聖人欲行夏時托之春秋而以正月為首以正月為得人時之正也且以周禮考之有曰仲春逆暑仲秋逆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夏至日祀方丘冬至日祀圜丘朝覲宗遇蒐苗獮狩皆舉四時以行事果以建丑為春正月則四時皆易矣太史正歳事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者不

幾於錯繆乎馮相氏以冬夏致日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者不幾於紊亂乎寨凌人以正歲十二月令斬冰鄭氏既以十二月為季冬則正歲為仲冬明矣杜氏謂正歲為夏正是先言正月而後言十二月可乎豳風七月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十二月也鑿冰以二之日則凌人以十二月令斬冰可也盖周建子月為歲首以十一月為正歲正月只是夏之正月正歲則令百官觀法正月則令萬民觀法考之

周禮莫不皆然是皆先百官而後萬民也鄭氏乃謂正月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埀於象魏使萬民觀焉不思小宰之職正月則率官屬而觀治象小司徒小司寇亦云則是百官觀法無疑矣又況正歲之文常與歲終相連則是正歲令之而歲終考之無非詳於百官也故正歲為周歲首則十月為歲終可知矣大抵夏時紀月三代皆然聖人荅門人以四代禮樂而特拳拳於夏時之行誠以欽天授人莫如夏時之正改歲易朔特

因周制之新時不正事不序歷數何由而定日月星辰何由而驗雖有太史保章馮相等職亦何所施其巧邪果如註家之說則四時錯亂矣周人法天地四時以命官殆不然也故讀周禮者知正月為夏正則豳風七月春秋正月與夫六經所紀之月要皆以夏時為正

象法

正歲為周之歲首正月為夏之正月則官民觀法之叙自有先後而不相悖矣古人必改歲易朔者示其新也

正歲更始則物欲其新政欲其新人才吏治欲其新如訓方氏正歲布而訓四方使觀新物之意也是以太宰有治象司徒有教象司馬有政象司寇有刑象為之貳者乃以正歲各率其屬以觀其治且徇之以木鐸而警之以不用法之大刑蓋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施於民且不可況於官吏乎周人歲終必令羣吏致其事正其會將欲責之於其終則不得不警之於其始也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其或不恭

邦有常刑夏以建寅為歲首故以孟春徇之周以建子為歲首故以正歲徇之其意一也然而垂象必以正月者此又人時之正也天時之春令方須人事之東作肇始此新民之時也曰始和者猶言方春和時也正月始和則物欲其和政欲其和此四官於正月皆言始和也是故正月之吉以治教政刑之象布之於邦國使以和邦國之民布之於都鄙使以和都鄙之民則垂於象魏而使萬民來觀焉示之以十日之久欲其觀德之詳收

之於十日之後恐其習讀之玩先王明民之意可謂纎悉委曲矣至於司徒之屬以教民為職故其讀法尤詳盖教民之法不詳則治與政刑之象未必入民之耳目六鄉教民雖曰教法而治與政刑實存乎其閒且以鄉大夫考之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于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歳乃令羣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六鄉固受法于司徒者也然鄉大夫以六鄉為之則治與政刑之法豈不與教法並施乎或

者則曰鄉大夫以正月頒法以教其所治以正歲考法以憲其所治亦云足矣州長乃以正月及正歲與夫春秋祭社之時屬民讀法則是二千五百家之民每歲四番讀法矣黨正又以四孟及正歲與夫春秋祭禜之時屬民讀法則是五百家之民每歲七番讀法矣族師又以每月吉日及春秋祭酺之時讀法則是百家之民每歲十四番讀法矣閭師又以歲時及春秋聚衆庶之時讀法則是二十五家之民每歲又不知幾番讀法矣六

鄉讀法何其繁且數乎盖視民彌親者於教亦彌數保民無疆者於教亦無窮長正師胥之於民如父兄之於子弟丁寧告戒惟恐不至又況讀法之時州長則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是皆薫其良心而陶其美質時而書之將賓而與之則其歲時讀法雖繁且數不厭也或者又曰五黨為州州長正月讀法則五黨之民在州矣五族為黨黨正四

孟讀法則五族之民在黨矣族師月吉亦屬其民而讀法又知古人立法必相通融近州之民讀法於州近黨之民讀法於黨自可並行而不相悖周禮亦言其大槩爾正月既讀於州則夏秋之孟讀於黨無害也孟月既讀於黨則餘月吉日讀於族師無害也且如五州為鄉而鄉大夫則惟屬吏以讀法五家為比而比長不言屬民而讀法其為通融可知也不然則太宰司徒司馬司寇之職正月使民觀象豈亦使王畿千里之民皆至象

魏觀之乎雖然屬民觀象四官皆言之矣冬官闕不可考大宗伯掌禮獨無禮象以垂於象魏而不使萬民觀之小宗伯亦不率禮官之屬而讀禮法何哉此當以周公作書之意求之也蓋周官六典總而謂之周禮禮也者豈特天地人之三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云乎哉太宰之治此禮也司徒之教此禮也司馬之政司寇之刑司空之事皆此禮也治非禮不制教非禮不行政非禮不立刑無禮則淫事無禮則亂五典與禮典並行五職

與禮職並舉故禮記曰禮經三百是三百六十官之所掌者禮也彼垂其象以示人則此禮已行乎其中矣彼觀其象而讀法則此禮已生乎其心矣豈必揭之於禮象垂之於象魏而後為禮邪

考課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故考課之法自唐虞以來未之能廢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因羣后來朝之時而考之也又曰敷納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因黎獻時舉而考之也既而立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定法其視敷言明功之法為尤詳蓋明其功於一時者未足以究其緼考其績於三載者斯足以盡其才然三載特考之而黜陟未行焉遲遲以九年之久賢否既判功罪既明於是幽者黜之明者陟之而廢置之法行矣是以前黜陟而去四凶天下至於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於咸熙然考績於三年黜陟以三考在唐虞之法為甚寬今觀周之

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其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廢置以歲終誅賞以三歲在成周之法為甚密何哉盖唐虞官簡而事亦簡則考之之法固冝寛成周官繁而事亦繁則考之之法固冝密此其所以不同與然致事於歲終者考百官也而其法似密計治於三歲者考羣吏也而其法似寛盖百官謂卿大夫太宰之所謂正貳者也太宰無所分統故其致事之法當汲汲於一歲之終羣吏謂

羣士庶士府史胥徒太宰之所謂殷輔者也太宰所不當屑故其計治之法宜徐徐於三載之閒是故百官廢置權之重者太宰必以詔王羣吏誅賞權之輕者太宰得以自行之可也又以羣吏之治非一切聽其悠悠也日必有成月必有要歲必有會小宰贊太宰者也日終則以敘受要歲終則贊會致事一歲而月月考焉宰夫次小宰者也歲終則令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一歲而旬旬考焉小宰宰夫歲月旬日之

閉考之如是其詳孰非勉於事功者太宰惟以三歲大計其功而誅賞之不亦宜乎不特此爾在酒正則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終則會是詳於會酒也在司會則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是詳於會財也此一歲而旬有考也在宮正月終則會稍食歲終則會行事是詳於官府之宿衛也在宮伯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序是詳於士庶子之宿衛也此一歲而月有考也有以歲終而考之者大司徒則令教官正治致事小

司徒則令羣吏正會致事考屬官之治成而誅賞鄉師考鄉治詔廢置鄉大夫令鄉吏會政致事州長會州政黨正會黨政族師會政致事遂大夫會政致事此所以考其政事也大府會貨賄出入外府會小用職幣會其出司裘會皮事掌皮會財齎泉府會出入納其餘此所以考其財用也膳夫會膳庖人會禽醫師稽醫制食內宰會內人稍食典絲典枲會其物此所以考其服食也司寇令計獄弊訟士師令正要會方士省縣法而誅賞

此所以考其獄訟也舍人之計其政眡祲之弊其事占人之計其占是無所不考也周人考課之法如此亦豈徒為詳密而已哉向也正歲之首必使屬官觀法徇之以木鐸警之以常刑申之以令憲之以禁使脩乃職待乃事既而又警羣吏脩職又令羣吏讀法者正為今日地也至于三歲大計則太宰計治誅賞司書計治知財數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禄三年大比則小司徒受比要鄉大夫興賢能州長考州里縣司考羣吏遂大夫

明其功均人大均司民獻數此皆考之以三歲也葢周人之法有所謂待其治者如太宰宰夫太府内府外府之屬是也待者預定於始而責驗於終使之有所遵守而知自勉也有所謂逆其治者如小宰司會司書職内職歲職幣太史内史之屬是也逆者詳稽其終而鉤考其始使之無所隱匿而知自警也有以待之於其先又有以逆之於其後大臣以之計羣吏之治天子以之察羣吏之治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吏治其有不舉者乎此

成周之嚴於考課者然也然成周考之之法可得聞與嘗觀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則知成周之所以考課者無出於六者焉善言其有德行也能言其有才藝也敬以不懈為心正以直躬自守法則守法不失辨則臨事不疑吏以德行循良為上而才能次之欲與正察其立身行己也法與辨觀其涖位行法也六者吏治之所從出也而皆以廉為本盖廉者有天理而無人欲也六者非廉不能漢人取士曰興廉調吏曰廉察

亦此意也周人以此六者小宰計斃羣吏之治則其要會之上無非治道之得其中者以之登於天府與祖廟大物倶藏焉信乎可以無愧矣漢以六條察吏其視有周之六計有拔擢而無案劾此其忠厚刻薄之意自殊唐考課之令有四善二十七最而四善之首則曰循善有聞是亦善能正直遺意然其後有監考使有校考使有放考使設官非不當也而當時以四善聞者幾何人哉然則欲行成周考課之法當以六計為首

宫刑

周官元太宰而貳以小宰之職則小宰不亦重乎今考其職首曰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糾禁又曰正歲帥屬觀治象之法乃退以宫刑憲禁于王宫夫在宫者百官府之次舍與士庶子之宿衛也宫正已掌其戒令糾禁其次舍衆寡邦有大事令無去守而聽政宫伯又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邦有大事作宫衆則令之其王宫各有司存也宰夫之職正歲

乃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其能者良者以告于王則周人之於宮政亦可謂詳且密矣令小宰貳太宰豈無他職而首拳拳於王宮之刑禁王宮豈施刑之地小宰豈掌刑之職邪盖天子之政令天下之風教未有不自王宮始侍御僕從一有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欽皆足以害治雖曰百司庶府之任而周人每於此致察焉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歲終則致事廢置三歲則計治誅賞然而道揆大臣如總其要

而執其柄爾彼宰夫則惟警戒之而已宮正亦惟令無去守而已宮伯亦惟令其作宮衆而已不有小宰治之以宮刑憲之以官刑使之各脩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而制之以不共之大刑又徇之以不用之常刑吾恐竒衺之習作淫怠之念萌未必有良能之可知未必有德行之可糾居王所者皆若而人則君德必潛消於密勿之中而吏習必妄肆於禁嚴之内誰與繩愆糾謬而格其非心也哉雖曰宮刑掌於司寇亦預官府之

刑宮禁掌於士師亦預王宮之禁然刑不上大夫命夫
命婦且不坐獄訟於小司寇有爵且不殺于掌囚掌戮
周人終不以刑罰獄訟之臣而預吾戒令糾禁也且獨
不聞湯制官刑儆于有位者乎三風十愆之戒必及乎
宮室之隱微自邦君卿士臣下以及于童蒙之士凜乎
其嚴若喪亡之在朝夕至於臣下不正則曰服墨刑伊
尹乃繼之曰嗣王祗厥身敬哉葢官刑雖以為有位之
儆而實有以起君心之敬宮刑雖以為王宮之禁而實

有以格君心之非然則宫刑之掌於小宰宫刑之脩廢其君心敬怠之所由判君德隆替之所由基也故知商之官刑則知周之宫刑

官敘

小宰奉大宰八法以治官府足矣而别立六敘之目以冠其首則六敘視官屬官聯為重矣考之宰夫八職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以徒役之有才智而掌官敘又不幾於褻乎盖小宰所掌者正羣吏也宰夫以胥治之者

名令之時也有小宰以正之而胥特承其命而名之耳説者言六敘皆以為周官遷轉之階序爾愚竊以為不然鄭氏曰敘秩次也謂先尊而後卑也周人以之正羣吏其將以正等級乎且以周禮考之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是以敘受其會也宰夫掌治朝之法則敘羣吏之治是以敘進其治也宮伯掌王宮之衛則行其秩敘鄉師則令其秩敘里宰則行其秩敘以待政令是以敘制其食也遂師則比敘其事而賞罰内史

則掌敘事之法是以敘作其事也小史則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巾車則辨其物而等敘之小司寇則掌外朝之政以敘進而問焉是以敘正其位也司書則敘其財受其帛職内則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職歲則凡賜予以敘受之司市則以次敘分地而經市大司馬則以敘和出馮相則辨四時之敘先王設官分職事事皆有其敘豈特羣臣遷轉之地邪故以敘正其位則尊卑不得以相踰以敘進其治則功過不得以相混以敘作其事則

小專而大從可也以敘制其食則貴豐而賤殺可也以敘受其會則日旬月歳之要有考也以敘聽其情則親故賢能之辟可議也不然則尊卑之制不立而冒上亡等之習啟吾恐功臣擎柱者有之武夫背闕者有之而正位之敘廢矣功過之狀不明而僥倖希進之念生吾恐一歳超遷至中大夫者有之旬月取宰相封侯者有之而進治之敘廢矣作事之敘廢而九卿更進用事不闕宰相矣制食之敘廢而小臣賜賞累百鉅萬矣計簿

至於具文墾田至於失實而受會之敘又廢聽訟而上下其手治獄則輕重其心而聽情之敘俱廢若是則朝廷無節官屬安得而舉官職安得而辨官聯安得而合官成官計又安得而施哉小宰佐太宰以治官府豈可不以六敘為首

官屬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而以官屬居其首六官不啻三百六十屬此舉大數言之加之以天地四時之名而授之

以治教禮政刑事之掌官各有職事各有聯而曰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何也蓋事之小者非六官之所能徧理則不可以無屬事之大者非百官之所得專任則不可以無長大臣而理小事則上人常以多事自嬰而失其大體小臣而專大事則下人每以侵官自任而據其大權此小宰之六屬所以有小事大事之分而後六職可以辨六聯可以合矣今以周禮考之大祭祀大賓客大軍旅大田役凡大事者六卿之長職之也而小宰

小宗伯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為六卿之貳則特掌其小者焉是其設官分職之時已有小大之分矣不惟六官之貳為然也在宮正則凡邦之大事令無去守而聽政事在肆師則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在布憲則凡邦之大事惟合衆庶以號令爾在鄉士則凡邦之大事惟戮其犯命者爾在訝士則凡邦之大事惟讀其誓禁爾有如宰夫之官刑必以詔冢宰小宰之歲會必以賛冢宰司會之廢置必以詔冢宰鄉大夫之法必考

于司徒稍人之政令必聽于司徒士師之獄訟必以詔司寇司刺以赦青之法替司寇此則百官之聽乎六卿也不惟六卿為然若小臣則凡大事佐大僕若都家則凡大事必因朝大夫是又各從其屬之長也蓋宮正為宮官之長膳夫為食官之長醫師為醫官之長酒正為酒官之長太府為財官之長內宰為內官之長凡三百六十屬各有長則其屬從之亦是也至於小事不惟六官之貳得專焉如內竪則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肆師

則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太師則凡內外小祭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罪隸則掌使令之小事小史則凡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行夫則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六官之小事皆然此皆其屬得以專達也且如膳夫一官有烹人庖人內饔外饔等職皆屬也而飲膳之事豈必日稟於太宰司市一官有質人廛人胥師賈師等職皆屬也而貨賄之事豈必日稟於司徒是以官長則治其大者官屬得行其小者大則不嫌於從屬

而小抑何嫌於專達也哉盖以宰夫八職觀之則其職已有長屬詳略之分矣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正卿長也要一歲之成也故正治之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師中大夫下大夫也凡一月之成也故師治之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司上士中士也目一日之成也故司治之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旅下士也數一二三四之數也故旅治之府則惟治其庫藏史則惟治其文書胥則惟秩其先後徒則惟任其奔走官府之八職如此旅不可

以上侵司之目師不可以上侵正之要正亦不可以下行師之凡師亦不可以下行旅之數小事則專達可也大事而不從其長可乎且以太宰一卿百官之所聽命者也八柄八統必曰詔王歲終廢置亦曰詔王至於作大事則令百官以贊王命而邦之小治則聽之四方之小治則待之太宰固不以小者浼於王而其大者且不敢以自專於已蓋太宰之總百官則有道揆之尊太宰之佐一人則有法守之責有道揆之尊則不可以下侵

細務有法守之責則不可以上侵大權太宰猶爾而況

三百六十屬乎漢之丞相猶太宰也鄭康成嘗以小宰

譬御史中丞不知中丞乃御史大夫之屬官御史大夫

乃丞相之副大夫猶小宰也中丞猶宰夫也宰夫則賛

小宰小宰則賛太宰今以中丞譬小宰御史大夫當為

何官乎漢初官制猶近古高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

相國下諸侯王御史是丞相之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

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於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

郡守中執法中丞也中丞是御史大夫之屬事下中丞中丞白之於大夫大夫亦得以可否之於是下之郡守自内達外尊者得行其尊卑者得行其卑則自外而達内小事大事從可知也後以御史大夫與丞相等謂之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自以其意平章之此意失矣武帝急於功利又多率意施行不經丞相故張湯為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青翟不與議自是而後内廷之事丞相不得知而

歸之中丞外廷之事丞相不關決而歸之九卿郡國上
計調吏之事丞相又不與聞而自達於天子調於尚書
大事不從其長而皆得以專達焉則漢之大臣無權而
小臣横矣相權既輕無所干預國事而乃以簿書期會
之瑣屑者以其身而親之是又不知大體而徒以小事
自涗矣則是大臣以多事自獘而小臣安得不以虛文
為憂乎然則欲尊相體而重相權欲肅官聯而舉官治
要不可不明周官小宰之六屬

官聯

太宰以官聯會官治舉其要也小宰以六聯合邦治分其詳也夫所謂聯者太宰小宰宰夫之職正貳之聯也宮正宮伯宮衛之聯膳夫庖人膳羞之聯醫師至獸醫醫官之聯酒正至鹽人飲食之聯太府而下財官之聯內宰而下宮正之聯此治官之聯也教官有教之聯禮官有禮之聯政官有政之聯刑官有刑之聯人皆知其分職率屬之為官聯也至於聯事合治有非其官之屬

而實相聯者焉且以祭祀言之宗伯而下欝鬯尊彝典
祀等職皆聯事也而太宰祭祀則贊玉幣司徒奉牛牲
司馬奉馬牲司寇奉犬牲此非他官之合聯乎又以賓
客言之行人而下司儀行人環人掌客等職皆聯事也
而太宰朝會則贊玉幣宰夫掌宰禮司徒脩委積封人
飾牛牲此非他官之合聯乎太宰贊含鄉師治役司徒
荒政遺人委積此喪荒之聯事也司馬治軍司徒致民
小宰掌具縣師受法此軍旅之聯事也司馬教陳鄉師

師民司徒舉旗虞人萊野此田役之聯事也閭師征賦太府受財司徒施征司馬制賦此斂施之聯事也六官聯事不一而足以至小事莫不有聯典祀春官而得以征役於秋官之司隷鼓人地官而得以詔鼓於夏官之太僕秋官掌戮而得預天官甸師之殺秋官蠻隷而得執夏官校人之役鄉師地官而考辟于司空稍人地官而聽政於司馬有同寅協恭而無畔官離次有聯事合治而無分朋植黨成周之官所以内外相統小大相維

而無曠官者六聯為有助焉是故分其職而率其屬則事權若分而不相混合其聯而會其治則事權若合而不相離此官治之所以會而邦治之所以合也雖然周人聯事之意不特見於官然也其在鄉也則比閭族黨州縣之有聯其在遂也則鄰里酇鄙縣都之有聯司徒之安民則曰聯兄弟聯師儒聯朋友族師之登民則十人為聯十家為聯八周為聯至於司關之官亦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是無往而不為聯也官治其有不會乎

邦治其有不合乎然太宰言官治小宰言邦治者盖太宰總官聯之要官聯舉而官治會小宰治官聯之詳官治會而邦治合綱舉而目張領挈而裘整此太宰所以言官治與小宰所以言邦治與

官成

太宰以官成經邦治又以官成待萬民之治宰夫則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大司寇則曰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獘之鄭司農以八成若今之決事比賈公彦以八成若

令之斷事律是聽斷之不可無官成也此太宰所以分
邦成之目而以經邦治焉司徒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
此比居之有籍也聽征役之訟則以比居決之遂人曰
稽其人民簡其兵器此簡稽之有簿也聽師田之訟則
以簡稽決之版圖如司書邦中之版土地之圖是也聽
閭里之訟則以版圖決之禮命如宗伯一命受職再命
受服是也聽祿位之訟則以禮命決之傅別鄭司農謂
券書也後鄭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愚案士師

言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令聽稱責以傳別則是傳著文書別為兩本也故以之決財貨稱貸之爭書契鄭司農謂符書也後鄭謂出予受入之凡要愚案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令聽取予以書契則是取其券書之相符也故以之決俸秩取予之爭質劑如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聽市廛之買賣則以質劑決之也委會如宰夫月終正月要歲終正歲會聽貨賄之出入則以要會決之也謂之成者蓋言其一成而不可易也謂

之經者蓋言其治有常而不可紊也然此皆簿書之要爾聖人於簿書之煩惟恐防姦之不密其待民不旣薄乎誠以林林而生總總而羣民聚而必有事事起而必有爭聖人起教於微眇而憂患於未然是以有書以載其法有法以待其事事來而應之以法訟起而正之以書猶決事之不可無比斷事之不可無律也天下豈有不決之訟而猶有不經之民哉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其

官成之謂與抑嘗觀士師之職有曰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亦曰若今時決事比案士師八成曰邦汋邦賊邦諜犯邦令撟邦令為邦盜為邦朋為邦誣而已初無簿書之要而亦謂之成鄭氏皆以為決事比之類蓋成者取其行事之成者以為品式也聽斷而不稽成事以為法則舞文夫法者有之誣上行私者有之求以防姦而適以為姦也然則士師不可無事之八成猶小宰不可無官府之八成此鄭氏所以均謂之若漢之決事比與

朝儀

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内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太宰小臣掌焉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鄭康成謂外朝在雉門之外然既以雉門為第三則外朝當在庫門之外矣外朝之位左孤卿大夫羣士在其後右公侯伯子男羣吏在其後面三公州長衆庶在其後此朝士所掌之朝法也

及致萬民而詢之則小司寇掌其政王位南嚮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其位亦如朝士之儀其建朝也左嘉石以平罷民右肺石以達窮民職聽國郊野都獄訟者必聽於此兩造束矢平劑鈞金者必入於此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必委於此雖有師屬鞭呼趨辟之儀有慢朝錯立族談之禁其儀非不肅也而鄉大夫以大詢之時帥六鄉之衆庶而致於朝百姓衆庶得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先後於階陛之閒則

其政誠為平易近民矣治朝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左此司士所正之朝儀也及掌敘羣吏之治則宰夫掌其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察其不如儀其眡朝也大僕則前正位師氏則司王朝冢宰則賛聽治雖有虎賁士族之衞有僕御右從之位其儀非不嚴也而大僕掌建路鼓于大寢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而

受其事以聞又況宰夫掌庶民之逆得與賓客之治諸
臣之復同徹於冕旒之前則其地又未嘗以禁嚴為限
矣至於燕朝之法雖在大僕只曰王視燕朝則正位掌
擯相而已然曰王眡朝則前進位而退入亦如之是正
燕朝亦如正治也小臣正王之燕位御僕掌王之燕令
此皆燕朝之臣其儀亦非不重也而諸侯之復逆則掌
於大僕三公孤卿之復逆則掌於小臣羣吏之逆庶民
之復則又掌於御僕復者下之報於上逆者下之迎於

上皆上書報奏之名庶民之復得與諸侯公卿羣吏之
復逆又皆聞達於燕處之時則其地亦未嘗以邃深而
為閒隔矣觀外朝之政而及萬民之詢治朝之治而及
萬民之逆燕朝之令而及庶民之復則知成周盛時户
庭無壅其疏通洞達何如哉又況肺石之達窮民必以
立于外朝之右路鼓之達窮者必以建于寢門之外君
門萬里而窮者猶得以自達況臣民乎然而三朝分掌
外朝雖掌於秋官之屬而三公孤卿皆在焉則是太宰

與聞外朝之政矣治朝之法雖曰司士正之屬於夏官而宰夫掌其禁令是為天官之屬王眡治朝冢宰賛之則是太宰與聞治朝之事矣燕朝之臣亦夏官之屬也然而所掌羣臣之復逆實與宰夫所掌相關焉而況太僕雖正燕朝之位而建鼓則在路門外在朝則在路門左王眡治朝則前正位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是燕朝之臣實與治朝相通則太宰亦與聞乎燕朝之政矣以此見周人之治宮中府中實為一體而無内外

之分特以其治朝而視其外朝則外朝為外朝而治朝為内朝以燕朝而視治朝則燕朝為内朝而治朝又為中朝爾秦人變古不道雖外之九卿如少府得置尚書在内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得置中丞在内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内外之官亦相屬也然二世居宫中丞相不得候其閒而奏事且為趙高所賣事可知矣説者尚何取於秦制哉漢官少府之屬有尚書御史大夫之屬有中丞猶秦制也若以周禮

考之丞相猶太宰也少府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漢以御史大夫對丞相為兩府則非矣然高帝時御史大夫周昌得以宴見入奏事在呂后時丞相審食其得以監宮中如郎中令武帝之初丞相公孫弘亦得以數宴見雖禮貌大臣之意不存亦得以見內外庭之無限隔也自武帝遊宴後庭以宦官主中書而典尚書章奏而尚書之官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當時奏下諸事

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而中丞之官廢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而以大司馬以下至散騎諸吏為中朝以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霍光嘗謂車千秋曰令光治内君侯治外是以判然為内外矣不惟丞相不得至内庭而且不得預内庭之事是故鹽鐵之議車千秋不得言昌邑之廢丞相張敞不得議朝分内外而其獘乃至此哉後來魏相為御史大夫稍復舊制外則遣丞相掾吏案

事郡國而不遣使内則奏封事去副封而不經尚書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姦是時内外若復合而為一矣元帝以來石顯用權復歸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而西漢遂至於亡東漢雖以舉法歸中丞以奏事歸尚書而事歸臺閣不任三公外庭疏而内庭密矣桓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尚書尚書之權盡移宦官合為一黨而丞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内故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名秉掾詰之

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内當是時也御史豈能察内邪毋乃小人借以是名自便耳故嘗合周秦之制而觀之内外之情苟合則雖以宰夫太僕分掌如周制而宰相亦得以兼統内外之情不通則雖如尚書中丞相屬如秦制而丞相不得以與知此豈非内外合一之制有不如周乎又以西漢之制觀之治内治外之分如西漢之語則丞相與將軍已判然而為兩朝統外察内之别如東漢之語則丞相與御史亦岐而為二事此豈非内外相

屬之意又不如秦乎

路寢圖

路北寢
燕朝
太僕正
一曰內朝
路門
一曰虎門
一曰畢門
路鼓
一曰寢門
治朝
從者在左
南面太僕
太右太僕
師氏司王朝
虎士在右
南面
○○○○
宰夫掌法
一曰路朝
司士正儀
東
西
南門
明堂
應門
雉門
庫門
左宗廟
右社稷
觀
觀
鄭曰正門謂之庫門謂朝門也
外朝
三公
州長衆庶
皐南門
小司寇掌政
嘉石
朝士掌法
肺石

太僕正燕朝之位又正治朝之位而退是燕朝與治朝之官相連夏官太僕小臣御僕掌復逆春官宰夫亦掌復逆是燕朝與治朝之官職相通太僕小臣為夏官之屬司士亦屬夏官是燕朝治朝官屬亦相通

禮經會元卷一下

謹案第十四頁前二行其視斅言明功之法為尤

詳刊本視訛觀今改

第十九頁前八行然而道揆大臣如總其要而執

其柄爾玩文義如字疑訛

第十九頁後一行宮正亦惟令無去守而已刊本

無訛其據周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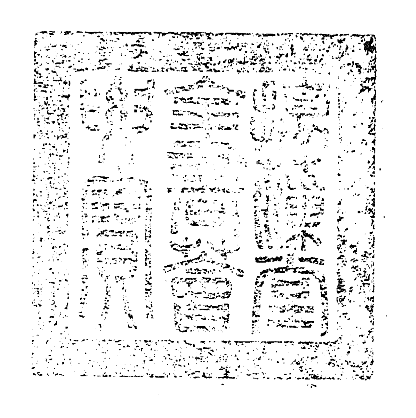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頁前七行而後六職可以辨刊本可訛

事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八行司會之廢置刋本置訛治今改

第三十三頁後二行則其地又未嘗以禁嚴為限矣刋本地訛能今改

第三十七頁前七行統外察内之别刋本外内互訛據前文改



覆校官編修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大本